

责编/任波
美编/吴志立
校读/刘芳

还是孩提时代，我便喜欢打着赤脚在坪里走，在山路奔跑，一条长长的山脊上，一个女孩张开双臂，飞驰而下。严严实实踩在土地上的感觉，是那么自由，耳畔带风，好像可以听到心脏跳动的声音，人真像是飞起来了。

盛夏，看着窗外的绿树遮天蔽日，蝉鸣声声，它不知疲倦地与阳光一唱一和，我们却蜷缩在空调房，和万物一样，也在休养生息。可是，就如鱼儿也要露出水面吐个泡，我也总要出去透透气。一早，天刚蒙蒙亮，习惯了放假便睡懒觉的我却穿好衣物，信步走到楼下。夏天的清凉扑面而来，我走在青石板路上，昨天的水汽还蒙在石板上，石板呈现褐色，边角布满青苔，一股凉意沁人心脾。偶尔有几片已经干瘪的落叶飘在路上，踩上去窸窣作响，早晨的清爽似乎从四面八方涌进了这片丛林。草地上还有些湿漉漉的，应该是水汽凝结在了上面。

打赤脚走路

彭湘

旁边也没有路人，我蓦然觉得躯体有一些轻松，物我合一的感觉袭来。我索性脱下拖鞋，让脚板更自在，脚贴着青石板走，脚底是滑滑的感觉，有些湿润又坚实。踩在大地上，似乎整个人都是最轻松的，已经不只是那一种悠然自得，我也感受到了土地和躯体的对话。

高大的树木在空中打下了一片片剪影，它们密密匝匝地在空中舞动，却互不干扰，互不亲近。想起有一次在大山里看到挑山工的那双脚，因为经常负重，脚板已经如铁板，带着褐色的黄土颜色，肩膀负荷着重担，他们每一步都似乎要扎进土里。我也不愿回想，一辈子在老家方圆二十来公里地方生活的父亲，他用脚板丈量自己的春夏秋冬，却悄然遁去。他脑袋偏瘫了，可他总喜欢坐在门前，看着家门口那一株紫色三角梅，树上缀满了喇叭一样的花，长着小嘴一样，满树都在对着天空说话。其实，他应该也很想打着赤脚，在那片土地上行走，那是与幸福更好地靠近。

一条溪边，清澈见底的水给盛夏带来了舒适，我脱掉鞋子，踏入溪水中，漫过脚踝的溪水，一下浸湿了整个躯体，“沧浪之水濯足”，难得的松弛和舒缓喷涌而来。听说，心理学中有“接地练习”，也许这就是人与大自然有了感应，脚板挨着地面，接收到了大地辽阔的讯息。

打赤脚走路，可以在海边的沙滩，还有浅浅的小溪，山林田野，草地。脱离了鞋子的禁锢，振衣濯足，怀想童年，我仿佛又是那个无忧无虑的少年，回到了乡村的怀抱。每一片熟悉的叶子，每一棵树都在拥抱着我，我还是那个懵懂的年纪，如盛夏里的那株梧桐树，叶片舒展，在阳光下熠熠生辉。

张纸中，擦了一下镜片，然后专注地盯着棋盘。

老匡这才意识到，今天他碰到对手了，因为轻敌，这盘局面自己很难控制了。

“金丝眼镜”抓住机会，发起了强有力的攻击。老匡还在强作镇定，但拿棋子的手却微微颤动。

“啪”，落下一子后，“金丝眼镜”抬头紧盯着老匡的脸。

观众群一阵惊呼：“老匡输了呢！”

确实，第一局，老匡输了。他把棋子往旁边一推，算是认输。

“金丝眼镜”也不计较，微笑着说：“承让，承让。胜负乃兵家常事嘛。”

老匡输棋并不输气势，马上摆子开第二局。“金丝眼镜”果断提子应对。

这时，观众中有给老匡打气的，也有给“金丝眼镜”鼓劲的。两人在棋盘上你来我往，杀得难解难分。

竹林中空气清新，有风徐徐吹过，让人心旷神怡。林中还有啾啾的鸟鸣声，夹着棋子的落声，浑然如“世外桃源”。

老匡再也不敢大意了，落子越来越慢，烟却越抽越多。

“金丝眼镜”也不急，扶着镜框，冥思苦想后才走一步棋。

经过反复搏杀，老匡终于赢了第二局。他擦了擦额头的汗水，如释重负地长舒了一口气。

两人就这样从下午一直下到傍晚，连晚饭都没吃，各有胜负。

公园里的路灯亮起来了，照在棋盘上，红军黑马，非常醒目。只剩下几个铁杆棋迷陪着助威，现场气氛很火爆。

两人绷着劲，互不认怂，一直下到午夜时分，公园里的路灯都停了，周围漆黑一团，才散去的。

最后老匡和“金丝眼镜”胜负如何，我没有细问，只是发现后来老匡在竹林中下棋，态度变得谦虚了。

在斑马湖竹林中下棋，会遇到各种各样的人，也会产生各种各样的棋局，热爱可以让生活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

一起阅山河·名家看望城
投稿邮箱：632584215@qq.com
长沙市望城区文艺家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举办

人生没有归路的慨叹与伤感。

秋容注定悲苦？亦未必！枝繁叶茂后的丰收，繁花盛开后的成熟，绚烂之后的敛藏，更添几份成熟之美。于是，明朝刘继儒在《小窗幽记》中将“春暖秋凉”并称为“良辰美景”，相较于“全凭狂花疏柳安排”“几分春色”，“一派秋容”。在刘禹锡的眼里和心中，秋天和春天同样是色彩缤纷的，相对于使人迷离狂躁的春色，“山明水净夜来霜”的秋色更使人神清气爽。于是，赞美“我言秋日胜春朝”。

回想孩提时代，最令人期盼的节日是春节，“小孩盼过年、大人盼插田”。最令人欣喜的时令还是丰收的深秋，一箩箩的稻谷“筐”进深阔的谷仓、一担担红薯藏进幽暗的地窖、一篮篮柑橘挂满高昂的屋梁……此时的乡间，处处洋溢着淀粉的香甜；灶间蒸煮着温润喷香的白米饭、水井旁垒起火堂支起大锅溜制红薯粉、酒娘们开始酿造过年的米酒、街角响起爆米花的响声……已经收割晚稻的田野最为空旷和结实，可奔跑、可撒野、可躺平，是牧童恣意洒脱的天堂；林间深红浅黄，融入层林尽染间，化身小精灵的我们和鸟雀虫鱼一起跳跃，啄食着山果，享受着大地的恩赐；天际旷达高远，仰望蓝天间，南归的大雁长鸣阵阵，幻想着自己能够飞入雁阵，翱翔天际。

那年秋天，父亲还很壮实、母亲还很娇美。他们也拾秋、纳秋、藏秋。山间扛锄劳作间歇，母亲偶尔也拾掇飘落的红枫用稻草捆扎成花，系于牛角牛尾聊以装饰。但更多的拾纳，是霜降后采集草药，漫山遍野的山菊、白花蛇舌草、米浆草在秋天成熟。山菊、七叶一枝花尚能在草从灌木间绽放出或黄白相间或红艳醒目的山花，但白花蛇舌草、米浆草、天门冬却花小如苔，毫不显眼，“苔花如米小，也学牡丹开”，这些散热解毒的草药是农人们缓解头痛脑热的良药；跨上高沟深涧，偶尔也能采到玉竹、黄精、天麻、淮山等补气益阴的良药。“幽人只采黄精去，不见春山鹿养茸”，平平常常的雪峰山地鲜有山珍，但野生黄精却是极珍贵的佳品。

翻开书册，抚摸着这个正在重来的秋天里的拾秋成果，几片红枫叶聚汇成花。无论是乌桕，还是枫叶，抑或银杏都形似人的手掌，纹路酷似掌纹。世间万物都有灵性，叶纹正是森林留给世界的暗示或明证。我们把秋之精灵拾纳，秋天和大自然也必会将我们包容！

《丰收》
中国画
杨建五

蓦然回首

竹林局

邓剑昆

斑马湖公园在望城区的中心地带，是众多居民休闲的场所，内有湖泊，水面波光粼粼，偶尔有水鸟飞过，吱的一声，水面划过一道影子，倏然又不见了。

公园中有一片竹林。竹杆青翠挺拔，竹叶婆娑摇曳，光影从竹叶间穿插过来，洒落在竹林中的几张石桌、石凳上，那些形态各异的投影，斑斑驳驳，如一幅写意的中国画。

更有趣的是，在石桌上经常有几个喜爱下中国象棋的棋迷。其中有位“棋痴”，来公园休闲的人几乎都认识他，叫他老匡。

听到叫声，老匡抬头笑了一下回应，脸上的皱纹被挤到了一起，那是几十年岁月刻录下的痕迹。他低头继续专注下棋，那手指头燃着的香烟还有半截未掉落的烟灰。

老匡棋艺好，落子飞快，周边的人几乎都下不过他，叫他“匡大师”。“匡大师”因棋下得快，偶尔也会出漏招，招来围观者一阵幸灾乐祸的笑声，“匡大师”即时也被调侃成“匡瓢大师”。

这天下午在竹林中又下了很久，老匡赢多输少。棋局下得精彩，旁观者叫好声一片，还有恭敬向老匡递烟的，他得意地点燃烟，猛吸一口，然后把烟雾徐徐吐出。输者窘得一脸通红，只怪自己技不如人。

这次终于有不服气的，从人群中忽然挤出一个陌生的中年人，他油头粉面，戴一副金丝眼镜，穿件红色T恤。

“金丝眼镜”坐到老匡棋盘对面，上来就要比十番棋赛，老匡更不示弱，满口应承。

摆好棋子后，老匡让客人先动子。

“金丝眼镜”不再客套，理一理额前的头发，先手就架个当头炮。

老匡讪讪一笑，架起顺炮应对。几招下来，都是常规套路，老匡似乎胸有成竹，落子更快了，又点燃一支烟，叼在嘴上，优哉游哉地看着对手。

“金丝眼镜”藏在镜片后的眼光很平静，让人一时捉摸不透，但落子却干净利落。

你走一招，我应一着，两人布局针锋相对。

中局又缠斗在一起，一时难分优劣。

忽然人群中“啊”的一声，大家才注意到，双方过了几十招后，老匡最后这着像是中了圈套，局面变得被动起来。

老匡很少碰到这种情况，他偷偷瞄了“金丝眼镜”一眼。对方不慌不忙从裤口袋掏出一

前几日，立秋节气如期降临，但长沙的立秋并不代表暑气骤然消失，立秋之后还有二十四个秋老虎，更何况今年的立秋还有“母立秋热死牛”之说。但秋天毕竟已来到长沙。秋色必定会让长沙进入惊艳时刻。

“生如夏花之绚烂，死如秋叶之静美”，如果说年轮是树木成长的奖章，落叶则是生命轮回的旌旗。在今年立秋之后的某个午间，我随手抽取书柜中的一册书籍，几片金黄的银杏叶从书页中滑落，逸出淡淡的清香，与杯中散发的茶香相得益彰。前日午间，正值立秋节气，我漫步于望麓山中，树上仍旧郁郁葱葱，在林间我想起去年深秋我也曾漫步这里。其时，小路铺满落叶，秋色满梢，银杏黄了，流金溢彩；枫香红了，似醉绯红；乌桕绚丽，浓妆艳抹……那时，我随手拾了几片银杏、枫树和乌桕叶夹在书册间。经过近一年的时光，树叶的纹理更加清晰，我轻轻摩挲好似抚摸久经风霜之人的双手。

“悲哉秋之为气也！”秋天的悲凉出现在两千多年前宋玉的辞赋中，也在汉乐府“常恐秋节至，焜黄华叶衰”的焦虑中，更在杜甫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感叹里。春生夏长、秋收冬藏，各有风姿，四季轮回本来无所谓悲喜。一切皆缘于人触景生情，人们赞叹于生命在春天的萌动、夏天的繁盛，感叹于秋天的萧瑟、冬天的凋零，是对于时光易逝、岁月不返，

“悲哉秋之为气也！”秋天的悲凉出现在两千多年前宋玉的辞赋中，也在汉乐府“常恐秋节至，焜黄华叶衰”的焦虑中，更在杜甫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感叹里。春生夏长、秋收冬藏，各有风姿，四季轮回本来无所谓悲喜。一切皆缘于人触景生情，人们赞叹于生命在春天的萌动、夏天的繁盛，感叹于秋天的萧瑟、冬天的凋零，是对于时光易逝、岁月不返，

“悲哉秋之为气也！”秋天的悲凉出现在两千多年前宋玉的辞赋中，也在汉乐府“常恐秋节至，焜黄华叶衰”的焦虑中，更在杜甫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感叹里。春生夏长、秋收冬藏，各有风姿，四季轮回本来无所谓悲喜。一切皆缘于人触景生情，人们赞叹于生命在春天的萌动、夏天的繁盛，感叹于秋天的萧瑟、冬天的凋零，是对于时光易逝、岁月不返，

“悲哉秋之为气也！”秋天的悲凉出现在两千多年前宋玉的辞赋中，也在汉乐府“常恐秋节至，焜黄华叶衰”的焦虑中，更在杜甫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感叹里。春生夏长、秋收冬藏，各有风姿，四季轮回本来无所谓悲喜。一切皆缘于人触景生情，人们赞叹于生命在春天的萌动、夏天的繁盛，感叹于秋天的萧瑟、冬天的凋零，是对于时光易逝、岁月不返，

“悲哉秋之为气也！”秋天的悲凉出现在两千多年前宋玉的辞赋中，也在汉乐府“常恐秋节至，焜黄华叶衰”的焦虑中，更在杜甫“万里悲秋常作客，百年多病独登台”的感叹里。春生夏长、秋收冬藏，各有风姿，四季轮回本来无所谓悲喜。一切皆缘于人触景生情，人们赞叹于生命在春天的萌动、夏天的繁盛，感叹于秋天的萧瑟、冬天的凋零，是对于时光易逝、岁月不返，

“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”“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”，这些俗语自耳熟能详，我却从未深究其意。直到最近走进影院，看了这部喜剧动画电影《八仙！》，那些悬浮在口头传说中千年的神仙，终于成银幕上栩栩如生形象。

影片的巧妙之处，在于它跳脱了“八仙过海”的既定结局，将镜头对准八人成仙之前。八个来自五湖四海的市井小人物，各有各的狼狽，各有各的执念。吕洞宾心怀拯救苍生的宏愿，却连一只小白狗都能吓得他跌倒在地；汉钟离背负诅咒，只能混迹市井掩盖锋芒；韩湘子精于算计，与善看风水的张果老结成经营搭档；铁拐李穷困潦倒，连个遮风挡雨的地方都没有，却还带着蓝采和这个抱油瓶；何仙姑行踪不定，来去如风，像个捉不住的影子。神仙从神坛上被拽了下来，落在了人声鼎沸的市井街巷，满身烟火气。

故事从天降浩劫启幕，守护苍生的玉虚琉璃灯失窃，人间生灵涂炭。吕洞宾为寻灯来到蓬莱仙境，被迫拼了这八个人的“草台班子”——假借经营道观之名，行挖掘地道之事，混淆视听，瞒天过海，只为从三星殿地下藏宝阁取回神器。一开始，这个组合的动机七零八落：韩湘子与张果老一心搞钱，铁拐李与蓝采和纯属顺风搭车，何仙姑自有盘算，曹国舅碍于身份不便推辞。目标的不一致让团队几度濒临解散，但奇妙的是，在这场荒唐冒险中，他们逐渐发现彼此身上的光。

这正是影片最动人的处理：成仙从来不是获得腾云驾雾的法力，而是普通人的品格成长与责任觉醒。道观开张，遵循“有求必应”的法则，信众的愿望像待办事项一样挂在系统上，不解决就永远消不掉。这现代化叙事褪去了神话的缥缈滤镜，让沉淀千年的东方传统落地生根。神仙不再是高高在上的存在，而是被凡人愿望牵绊、被责任驱动的“办事员”，他们的伟大，恰恰在于明知麻烦却依然选择回应。

片中吕洞宾对汉钟离说：“我只做我认为对的事，拯救苍生，一点也不蠢。”这话朴素，却让人心头一热。吕洞宾认准了“拯救苍生”，便一根筋走到底，即便被误解、被反咬、被嘲笑，也绝不回头。而汉钟离的角色，恰是这种信念最深刻的注脚。他背负诅咒、收拢锋芒、混迹市井，表面上是玩世不恭的酒肉之徒，实则用尽一切方式赎罪。当吕洞宾执意前行时，汉钟离的迟疑与退缩，不是懦弱，而是深谙人性之暗后的谨慎。但最终，他选择站出来——不是因为他不再恐惧诅咒，而是因为他在“拯救苍生”这件事上，他愿意再信一次。八个人，不同的出身，不同的目的，不同的缺陷，却在“做对的事”这一共识找到了他们的“团魂”。

吕洞宾这个角色尤为值得细品。他一袭青衣佩剑，身姿英武，神情清冷，却偏偏怕狗。电影中那场被小白狗吓得跌倒在地的戏，我本是笑着看过的，直到后来得知他幼年流落荒野，险些成为野狗盘中餐，顿时心疼不已。这是导演对“狗咬吕洞宾，不识好人心”的别样致敬——被生活狠狠伤害过的人，依然选择善良，这才显得格外珍贵。传说中，吕洞宾奉命拿法宝收降二郎神的哮天犬，狗被收进法宝后，他心一软，怕它化成灰，擅自放了出来，结果反被咬了一口。宁愿自己受伤，也不忍伤害曾经伤害过自己的存在——这样的“好人心”，何尝不是一种近乎固执的温柔？

所以八仙里吕洞宾的传说最多。在长沙，至今有春风街、金线街两条街名记载着他的故事。我娘家就在金线街，每次回家走在那麻石老街上，记忆里那古老的传说就要被脚步声惊醒。金线街原名金线巷，又叫吕仙石巷，清康熙《善化县志》记载得清楚：巷内有户人家得了张吕洞宾画像挂在墙上，小孩天天对着画像作揖，一日在路上遇见个道士与画像一摸一样，拽着人家衣服不撒手。道士也不恼，敲了块石头给他，小孩拿回家，他爹把石头拿去，地里竟留了一道金线，金光灿灿——“点石成金”的故事，就一直伴随着街名流传至今。

从东汉到明代《东游记》，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八仙故事，传说中文物换了一拨又一拨，但男女老少、富贵贫贱的设定基本不变。《八仙！》借用这些经典角色重新创作，烙上的是我们这个时代的印记。它让我看懂了吕洞宾的“好人心”，也看懂了八仙真正的“神通”：不得闲失，只认对错，将行善坚持到底。

观众席

『八仙过海』

看见行善的坚持

朱小波

“叔翁办事，可当大局”

吴菲菲

会发文不够，要让老百姓参与进来，让监督成为体系。经何叔衡提议、毛泽东批准，工农检察部增设控告局。何叔衡建议，在各级政府、各部门、各街道路口设置控告箱。箱体上都是何叔衡亲自拟定的说明文字，告诉每一个人：你有权利说话，也有地方说话。

控告箱挂出不久，瑞金县苏维埃裁判部就收到检举信，举报叶坪村苏维埃政府主席谢步升贪污腐败。何叔衡成立专案组调查，最终谢步升被执行枪决，这也打响了临时中央政府自成立以来反腐败的第一枪。在中央苏区反贪肃贪运动期间，何叔衡从严治政、严查案件，依法惩治腐败分子，有力推进廉政建设，被广大群众誉为“苏区包公”“何青天”。毛泽东同志更是高度赞扬道：“叔翁办事，可当大局。”

1934年10月，中央红军主力长征。何叔衡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。1935年2月24日，在福建长汀突围战斗中何叔衡壮烈牺牲，时年59岁。

何叔衡没有走到陕北。但那些控告箱，有一部分跟着队伍带走了，有一部分留在了老乡家里。箱子会被雨淋烂，会被敌人烧掉，但“监督”这两个字，留下来了。

今天纪委门口的举报箱、网络上的反腐平台、巡视组的举报电话、和1932年挂在瑞金路口的那个木箱子，逻辑是一样的：让监督有入口，让正义有出口。

(作者单位：长沙党史馆)

庆祝建党105周年

伟大历程伟大成就·长沙印记

长沙市委党史研究室 协办

乡野里的青春处方

吴丽珊

夏日暖风卷着门前池塘荷花的清香，在农家地埂萦绕。一辆电摩稳稳停在桂花树下，取下头盔，是位二十上下的姑娘。她眼眸清澈，笑容灿烂。

“您是陈奶奶吧？我来给您喂鸡。”

听见“阉鸡”二字，陈奶奶连连点头。可抬眼打量这稚气未脱的俏姑娘，心里不由打鼓：这么年轻，会阉鸡？她身后的中年妇人，眉眼温和，也不像阉鸡师傅。

姑娘并不辩解，径直走向桂花树下的鸡笼。她俯下身，左手轻抚鸡头，右手一抄，一只小麻鸡已稳稳站在掌心。“五只里，这只是小母鸡。”陈奶奶凑近细辨，真是母鸡。抓鸡娴熟，识鸡眼力准，老人心里的疑虑松动了几分。

“你真是阉鸡师傅？”姑娘嫣然一笑，弯弯眉眼如带露荷花绽放，彻底驱散了陈奶奶的疑虑，她马上通知隔壁的叔奶奶和张奶奶，三家早约好，一同阉鸡。

陈奶奶住在长沙近郊。这带以前有位老阉鸡师傅，但去年中风了。如今电解技术普及，土鸡越养越多，自家儿孙爱吃土鸡肉、土鸡蛋，城里住户也常上门采购。没了阉鸡师傅，成群公鸡打斗，扰得鸡不聊生。几位老人急得团团转，辗转打听，才找来这位新师傅。小鸡术前需断食，头晚，三家都把小公鸡单独装进了笼子。

两位奶奶提着鸡笼匆匆赶来，邻居们也来凑热闹，见师傅是个年轻姑娘，惊愕不已。姑娘神色从容，坐在桂花下的小凳上，左膝绑一盏小灯，掏出一把银亮小刀。“奶奶，麻烦递下鸡。”

陈奶奶递过小鸡。姑娘左脚踩鸡腿，右脚压鸡翅，左手拨开鸡腹细毛，右手刀刀精准切入。刀尖携着膝灯光探进腹腔，轻轻一挑，两粒浑圆的鸡籽滚落，不见一丝血迹。整套动作一气呵成。小鸡全程几乎无挣扎，放回笼中才低叫一声，抖抖羽翼，若无其事

“这鸡也可阉了，但已喂食，过几天再来。”

陈奶奶打心底喜欢这姑娘。长相秀气，待人温柔贴心；看她操刀，如欣赏艺术般享受。本想留她午餐，姑娘笑着摆手：“奶奶，我不能吃，还有很多小鸡未进食，等我去哩。”

陈奶奶不便强留，将几瓶酸奶塞进她手里。

电摩稳稳驶出地坪，沿着荷花盛开的池塘渐渐远去。曾经专属乡间老汉的粗陋手艺，在这位二十岁姑娘手中，变得轻盈、精准。她以专业学识为根基，用踏实手艺打破世俗偏见，不仅解了乡亲们燃眉之急，更让这门老手艺，在年轻一辈的坚守里，重焕出如夏日荷花般鲜活、芬芳的生机。

迁坟公告

因宁乡市2026年第十一批次建设用地项目建设需要，宁乡市人民政府于2026年7月30日发布征收土地预告公告〔2026〕703号），拟征收宁乡市夏铎铺镇香山村村范围内集体土地2.0387公顷。现需对位于项目区域范围内的坟墓进行迁移。为确保迁坟工作顺利进行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**迁坟范围**：夏铎铺镇香山村村新一片一组
二、**有关事项**：现因建设施工在即，请位于上述红线范围内的坟主，从本公告登报之日起30日内，速与宁乡市夏铎铺镇人民政府联系，办理迁坟手续，逾期未办理的坟墓将按无主坟统一处理。

特此公告。
联系人：夏铎铺镇人民政府 隆维伟 13517310145
香山新村 何国文 13257480060
联系地址：宁乡市夏铎铺镇人民政府

宁乡市征地拆迁事务所
2026年8月11日